

# 卿云丹

## 从乡镇走出去的“名园长”

■ 本报记者 钟兴茂 葛仁鑫 (图片由受访者提供)

时隔4年,记者再次走进江安县椏乡幼儿园,与2019年刚开园时的崭新、空旷形成鲜明对比的是,区角游戏区、果蔬园、水稻田、红色文化走廊……散布在幼儿园的各个角落,空旷变成了丰富,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也更加响亮。短短4年,椏乡幼儿园就新建园创建成了省级示范幼儿园。这一系列变化的背后,离不开园长卿云丹的努力。

与椏乡幼儿园类似,卿云丹在不算久的15年幼教生涯中,实现了从乡下到城里,从幼教“门外汉”到“名园长”的快速转变,并成为四川省首批卓越园长工作室领衔人之一。卿云丹是如何实现快速成长的?有没有什么办园“秘笈”?未来,她又将如何发挥工作室的辐射引领作用?近日,记者走近卿云丹,揭秘“名园长”的“养成日记”。

### 为“爱”奔赴

#### 幼教新手迅速成长

“我本来在南溪区一所中心校教语文,2008年谈了个对象,他是江安的,这才转到了江安县井口镇中心幼儿园。”回忆起与幼儿教育的结缘,卿云丹笑着讲述了这段“为爱奔赴”的故事。

但很快,卿云丹就笑不出来了。幼儿教育和小教教育区别很大,课堂上,“秧田式”的排排坐变成了围坐,时长40分钟变成了20分钟,教学内容也从知识变成了游戏;下课后,老师也不能离开孩子们,几乎要全天候陪伴孩子们。此前有过4年小学教学经历的卿云丹,一时间很难适应幼儿园的教学方式。

“刚开始那一个月,我不止一次想过要放弃,甚至准备趁着编制没有完全转过来,再回小学去。”卿云丹坦言。但每每想到时任园长罗伟林对自己的挽留,以及报到时,总务处主任陈昌敏及其家人的热情接待,她一次次打消了临阵脱逃的念头。

自己选择的路,咬着牙也要走下去。为了尽快适应幼儿园的教学工作,卿云丹开始恶补幼教知识,常常在宿舍里挑灯夜战。不仅她自己,园长和其他同事也帮助她,常常推门听课,给她中肯的建议。

井口镇中心幼儿园友好而积极的工作氛围也对卿云丹助力颇多。园长和老师们非常团结,常常自愿利用午休时间做环创、搞研讨。同一个寝室老师们的“卧谈会”,也常常是关于幼儿保教和班级管理相关的话题。“在这样的环境中,我不仅适应了幼儿教育,也被大家的情怀深深感染,这或许就是我能幼教领域坚持十多年,越干越有

劲的原因之一。”卿云丹说。

与此同时,卿云丹的专业水平也得到了快速提高。2009年,她参加江安县教师讲课赛,以“幼教新手”的身份,取得了幼儿教育赛道的第一名。

### 白手起家

#### 保教质量“抢”来学生

“走进夕佳山镇中心幼儿园那一刻,我整个人都呆住了。”2011年,通过公开竞选,卿云丹成为了夕佳山镇中心幼儿园的园长。这所幼儿园此前是夕佳山镇中心小学的附属幼儿园,没有专职幼教老师,而是由小学教师轮流上课。整所幼儿园几乎没有环创痕迹。“我是这所幼儿园独立出来后的第一任园长,可以说要在这里白手起家。”她说。

幸好,卿云丹不是孤身作战,当时教体局给幼儿园另外配备了3名教师。即便如此,人手还是不够,她只能请井口镇中心幼儿园的前同事们帮忙。罗伟林不仅在环创上为她出谋划策,还指派教师帮助她。

园内的大小事务,卿云丹都亲力亲为,为了做好环创,她有时跪在地上擦地,有时“挂”在墙上画图……她还发动家人,参与到幼儿园的改造行动中。

受周边民办幼儿园的影响,幼儿园第一学期的招生情况并不理想,仅有70多个学生。但卿云丹一点也没有灰心,为了保证幼儿园的保教质量,她还聘请了两位已退休的幼教老师。在她的带领下,幼儿园的区角游戏开展得有声有色,孩子们还走出幼儿园,到附近景色优美的地方写生、游戏。

考虑到幼儿园留守儿童居多,大多由

爷爷奶奶抚养,为了教会孩子们懂得感恩,2011年重阳节,卿云丹邀请幼儿园孩子们的爷爷奶奶走进幼儿园,观看文艺节目、登台表演、接受孩子们的感恩与祝福。一位家长动情地说:“幼儿教育得好,我们孙孙回家都晓得关心我们饿不饿了。”

到第二学期开学,幼儿园小朋友人数增加到了160人,之后的每年,幼儿园人数都在增加,人数最多时有289人。相对应的是,周边的一所民办幼儿园悄然关闭了。在江安县教体局的年度督导评估考核中,夕佳山镇中心幼儿园每年都获得一等奖。

### 课题引领

#### 3年办出省级示范园

2022年,椏乡幼儿园在开园仅3年的时间,就获批省级示范幼儿园。其中一个重要特色是,幼儿园教师人人有课题,人人做课题,而且椏乡幼儿园的课题常常在省市阶段成果评选中获奖。

“我们做课题不是纸上谈兵,而是基于教学实践中的问题和瓶颈而生发出的思考与研究。”卿云丹说。在她看来,做课题研究能很好地帮助幼教老师总结经验,提升个人专业能力,提炼后的教学方法,又能快速推广、借鉴,促进幼儿园师资水平和保教质量的整体提升。

她之所以会形成这样的观念,时间还要回溯到2017年。那年,卿云丹结束了夕佳山镇中心幼儿园园长的任期,调到县城的江安县幼儿园任副园长。“从乡下进城,我深刻感受到了城乡学前教育的差距。”卿云丹说。

在乡镇幼儿园,老师们没有做课题的



## “爱哭鬼”变“读书郎”

■ 李冬雪

9月初,儿子顺利进入幼儿园小班。开学头几天,儿子晚上回来眼睛周围总是一圈红印,显然是哭过的,看着令人心疼。

晚饭后,我放下家务,专门陪着他,小心翼翼地问:“你今天幼儿园哭了吗?”小家伙一口咬定:“没哭。”我只好旁敲侧击:“妈妈上班路过其他幼儿园,发现门口总有小朋友哭,你们幼儿园有小朋友哭吗?”说起别的小朋友,儿子好像放下了防备,他停下手中小正在玩的玩具,认真地回答:“有3个。”我有些惊讶,儿子居然数得清清楚楚,说明他在观察周围人的情绪。

“你能叫出他们的名字吗?”我期待地看着他,想知道他是否已经结识了新的伙伴。儿子一本正经地答:“有小米,还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。”我一听哭笑不得,小米正是儿子的小名。他终于拐弯抹角地承认自己哭了。我问儿子为什么哭呢?他说:“白天会想妈妈。”我心软,想让他在家休息几天,但想起《心理抚养》中说:“爱孩子,并不是一味顺从迁就他,稍懂事就要教他行为有规矩。”于是尝试开导道:“你想妈妈就像给妈妈打了一通电话,妈妈心里能感应到,但上幼儿园可以学本领、懂规矩,这样可以更好地保护妈妈,你愿意吗?”儿子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。

过了几天,儿子放学后,满脸兴奋地说:“我今天没哭,老师奖励了我一朵小红花。”我惊喜地向他竖起大拇指,儿子看到我肯定的眼神后,开心极了。

但好景不长,儿子虽然不哭了却有了心事。我下班一进门,儿子就抱住我喃喃道:“我念完大学了,小学五六年级也念完了,都念完了。”我听得一头雾水。奶奶在旁解释道:“孩子回来就说明天不去幼儿园了,我跟他讲,大家都要上学的,以后你还要念小学……念大学。”

我顿时想起龙应台《目送》里的片段:“小小的手,圈在爸爸的、妈妈的手心里,怯怯的眼神,打量着周遭,他们是幼稚园的毕业生,但是他们还不知道一个定律:一件事情的毕业,永远是另一件事情的开启。”儿子不愿意去幼儿园,本质上是因为分离焦虑。当他得知这种状态可能会很漫长,就产生了恐惧和抵触心理。

我对他说,一周5天的时间很快,而且周末休息两天,我们都可以一起玩。儿子有了盼望,小脸渐渐由阴转晴。过了两三天,下班回来,儿子就迎在门口问我:“几天了?”这没头没尾的问题让我摸不着头脑。但儿子很执着,一遍又一遍地问。我终于反应过来,有了头绪:“今天是这周的第四天,再过一天就可以休息。”儿子的小脸立刻绽开一朵花说:“明天还去幼儿园。”

周五,儿子得到了老师奖励的“优”字贴纸,家人也都夸他进步很快,儿子又高兴地宣布:“我天天去幼儿园!”我发现,儿子并非不喜欢幼儿园,而是需要一个积极的理由。

《适度养育》一书中说:“父母要帮助孩子成为一个能够面对现实世界的人,而不是一个持续需要他人关注和照顾的盆景小孩。”作为家长,与其给孩子无微不至的呵护,不如多一些鼓励和引导,让孩子在面对不可知的未来时,多一分积极和勇敢。因为孩子,终究会如弦上的箭,要朝着自己的人生目标奔向远方,而家长就是能给孩子良好支撑点的那把弓。

想法,但县幼儿园的课题研究氛围非常浓厚。“老师们就一个游戏案例相互观摩、反复研讨、调整优化,在做课题的过程中,自身观察儿童、解读儿童的能力也得到了飞速提升。”正是课题研究打开了卿云丹专业成长的新天地。

2019年,卿云丹担任椏乡幼儿园园长时,就立志带着老师们做课题,做好课题。但现实往往比理想“骨感”,城多幼儿园大多数教师也是“从乡下进城”的,此前没有做课题的经验,就连写教学总结都敷衍塞责。对此,卿云丹反复强调、认真指导,和分管副园长一起,从一字一句修改老师们的教学总结做起,带着老师们成功申报省、市、县各类课题。

椏乡幼儿园办公室主任彭霞一开始写总结、写文章也只能写“口水话”,然而今年,她撰写的课程故事《萝卜成长记》获四川省教育学会首届课程故事一等奖。她说:“通过做课题,老师们的理论水平和实践能力都提高了,而且获得的评优评先机会也增加了,这是以前我们想都不敢想的。”

彭霞还告诉记者,老师们之所以信服卿云丹的指导和教学,很大程度是被她的专业和敬业所感染。尽管作为园长,管理事务繁杂,但卿云丹从未忽略专业能力的提升,每次参加园长讲课赛,她都能拿一等奖。2020年9月,身怀二胎的她直到临产前还在幼儿园加班,临上手术前还在打电话安排工作。

“人生最美好的相遇就是遇见彼此的成长。”这是卿云丹的教育格言。一直以来,她和孩子们、教师们一起成长,一起进步。今年,四川省卿云丹卓越园长工作室成立,在遴选工作室成员时,卿云丹有意选择了更多乡镇幼儿园,她说:“我是从乡镇走出去的,我还有许多要改进的地方,希望我能在发挥自身幼儿园特色发展与课程建设的课题研究优势,辐射引领更多幼儿园发展的同时,与大家共同进步。”

卿云丹与幼儿园的孩子在一起。



## 蜂窝煤燃烧的岁月

■ 田平昌

每当给学生上《燃烧和灭火》一课时,我都会设置一个教学情景:如何制作和引燃蜂窝煤?此时,我不禁怀念起曾经蜂窝煤燃烧的岁月。

上世纪80年代,我中师毕业后,被分配到一所乡镇中学任教。从农村走出来的我,对乡镇生活环境很满足,生活上方便多了。尤其是农村煮饭、烤火都是烧柴,而乡镇上烧的是蜂窝煤,干净卫生了我和。

那时,我和老师们住在筒子楼里。楼道上有一道独特的“煤”景——每个教师住的房间门旁都整齐堆放着蜂窝煤和一个煤炉,炉子上放着一个茶壶或蒸饭锅,里面煮着悠悠岁月和生活冷暖。

烧蜂窝煤时,首先得把煤炉下面的通风口打开,在煤炉里放一块烧过了的蜂窝煤,再放一些较短的引火柴,点燃柴后,再放上蜂窝煤。等第一块蜂窝煤彻底被点燃后,再用火钳加入第二块蜂窝煤。加入第二块的时候,要把上面两

块蜂窝煤的蜂窝眼与第一块底煤对齐,确保空气流通,火焰才会旺,煤也才能燃尽。不用火炉时,盖上通风口盖子,蜂窝煤就燃得慢,既节约燃料,又能保持蜂窝煤不熄火。

一开始烧蜂窝煤,我没有经验,常常遇到引火柴燃尽煤未引燃的尴尬。后来,我才知道引燃蜂窝煤还有许多学问。引火柴要是硬柴,不能一下子燃尽,要能燃烧较长时间,保证炉膛内有较高的温度,才能达到煤的燃点。开始引燃煤时,炉子上面不能放拔火筒,不能在下面风口处煽风,这样会加快空气流动,带走炉子里的热量,反而降低了炉内温度,达不到煤的燃点。每次津津有味地给学生讲到这个教学情景时,我都会告诉学生,身边无处不化学,生活中处处都有化学。

楼道里,老师们都相处得很和谐,平常日子里,为了减少烧蜂窝煤引火的麻烦,大家都习惯于相互借火,用自己的蜂窝煤去换别人已燃一半的蜂窝煤

来引火。

每次储备的蜂窝煤快烧完了,我就得去买一些煤回来制作蜂窝煤。制蜂窝煤既是技术活,又是体力活。制蜂窝煤时,首先用筛子把块煤筛出来,用铁锤将块煤锤细。再向煤粉中加入适量的黏土,用铲子将煤和黏土混合均匀后,按比例加水搅拌均匀,让水充分进入到煤粉中,用手捏煤能成团就可以了。然后,用制蜂窝煤的模具(人们称之为“煤枪”)按在搅拌好的煤堆中,用力下压,并多压几下,估计枪筒里的煤饱满后取出。找一个平坦通风有太阳的地方,把蜂窝煤按压出来。每一块蜂窝煤都这样制作,然后按顺序摆放整齐,大约晒2-3天,蜂窝煤就做好了。

做蜂窝煤,煤、黏土和水混合的比例很关键。黏土少了,蜂窝煤放在煤炉子烧容易散,换蜂窝煤时会因此弄得“乌烟瘴气”;黏土多了,蜂窝煤燃得不够,火力不行。如果水多了,打出的蜂窝煤“立”不起;水少了,打起来很吃力,把

蜂窝煤按压出来更吃力。

山里的孩子都吃苦耐劳,而且尊敬老师。记得我每次打蜂窝煤时,所教班上的孩子们在课外活动争着帮我。有的筛煤,有的锤煤块,有的拌煤,有的用“煤枪”打蜂窝煤。每次制蜂窝煤,院坝里整个劳动场面热闹非凡。人多力量大,我要干一天的活儿,在孩子们的帮助下,一两个小时就完成了。在劳动过程中,我给同学们解释,之所以要把煤做成多孔的蜂窝状,就是要使煤在燃烧时,空气流通顺畅,增加煤与氧气的接触面积,使煤燃烧更充分,放出的热更多。同学们在劳动中,拉近了师生距离,增强了体质,领会了课本中的一些知识。

自从我调到县城工作后,家里煮饭烤火不再烧蜂窝煤,用上了天然气,生活更方便、更卫生、更环保了。

烧蜂窝煤年代虽然离我们久远了,但那些烧蜂窝煤的日子让我很怀念,感谢曾经帮我打过蜂窝煤的孩子们。